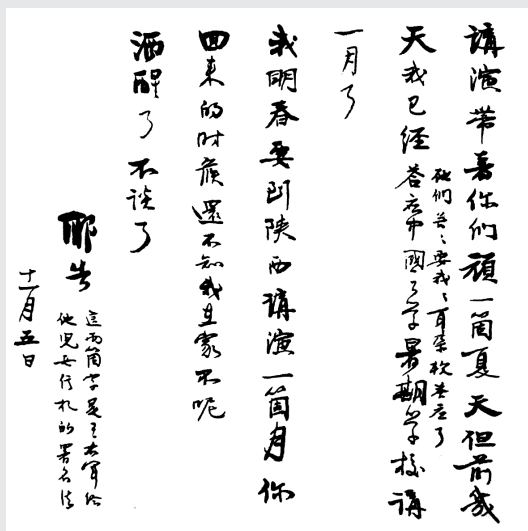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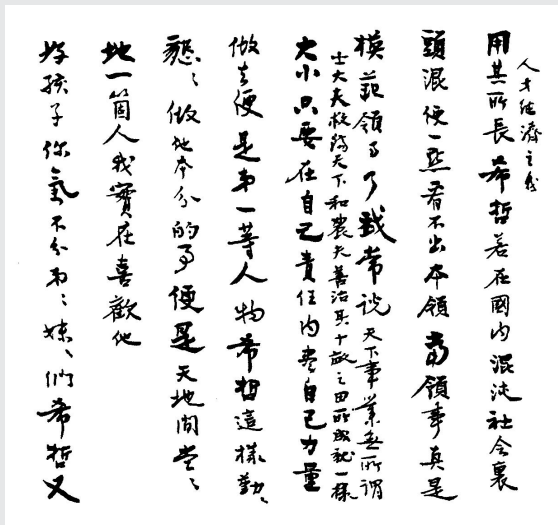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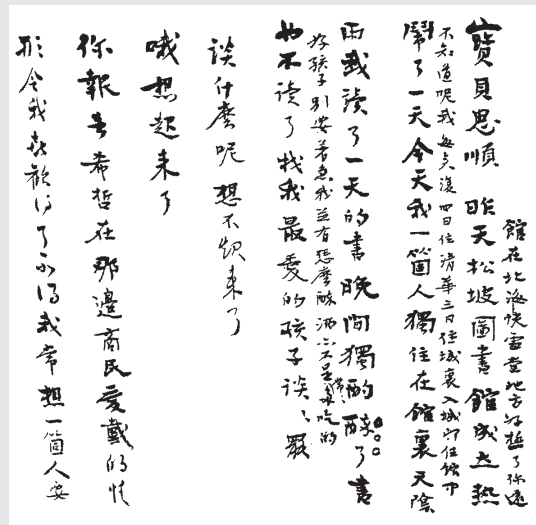
●管继平 ■文人尺牍(十六)

一门才俊三院士

——梁启超致梁思顺







过去非常普遍且带有浓浓亲情的家书，如今已成为稀有物种了。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也似一把双刃剑，它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却夺走了人与人之间那种脉脉而细腻的温情。

我们年轻时，有一册风靡全国的好书《傅雷家书》。翻译家傅雷先生学贯中西，以一位严父之大爱，如山间潺潺之溪流，循循善导地与儿子谈艺术、谈哲学、谈人生……从这一些书信中，可以折射出傅雷的全部思想。应该说，这虽为“家书”，但个中意义已远远超越其书信的本身，所以也难怪《傅雷家书》自出版以来已印行了一百多万册，无疑是“书信”类的第一畅销书了。

除了《傅雷家书》外，同类可相媲美的尚有数种，如前些年出版的《梁启超家书》，我以为最为相近，虽然梁启超的“家书”不如《傅雷家书》那样畅销(出版的时间不同也是因素)，但皆是父亲以书信的形式对子女们的谆谆教导，内容涉及面广，是家庭教育的理想读本。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父亲往往扮演了一个严父的角色，是家庭中的绝对权威，平日不苟言笑，对子女从不轻易表扬，把父爱深藏于心底。或许傅雷就是这样的父亲，而梁启超却是例外。尽管梁启超是中国科举制走出的士子，但他的身上却毫无旧文人的酸腐气，他思想非常开明，对子女的爱喜欢直截表达，这一点与西方人文化很接近，总是表扬鼓励为主，把自己的想法不断地与孩子们交流，没有辈分上的尊卑，视子女为自己最亲近的朋友。

如果在子女教育上也以“成败论英雄”的话，梁启超无疑是最成功的教育家了。他与一妻一妾共育有十四个子女，成人者四女五男个个学有所成。如长女梁思顺是诗词研究专家；长子梁思成，鼎鼎大名的建筑学家；次子梁思永，著名考古学家；三子梁思忠，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是国民党十九路军的炮兵校官，参加过淞沪会战，可惜因病早逝；二女梁思庄，国内首屈一指的图书馆专家；四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三女梁思懿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学历史系，后成为社会活动家；还有早年参加新四军投身抗战的四女梁思宁以及后成为航天火箭专家的幼子梁思礼。这样的“成功率”在家庭教育史上大概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建筑学家梁思成和考古学家梁思永，在一九四八年就入选为我国第一批中央研究院院士，再加上后来火箭专家梁思礼于九十年代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梁家子女一门才俊三院士，其风光之高耀真是罕有其匹也。

据说孩子他妈曾以一有趣的譬喻给外孙诠释梁家的三个儿子：你大舅建筑学家梁思成研究造房子，学军事的三舅梁思忠以炮弹摧毁，房子埋进了地里，日后再由考古学家的二舅挖出来研究。这一造、一毁、一挖，全出在我们家了……

《梁启超家书》有多种版本，我手上一册是陕西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的《宝贝，你们好吗？——梁启超爱的教育·给孩子们的400余封家书》，这个书名实在是太长了一点，好在内容基本还是一样的。其中附有一封手迹是梁启超一九二三年写给女儿梁思顺的信。

宝贝思顺：

昨天松坡图书馆成立(馆在北海快雪堂，地方好极了，你还不知道呢，我每来复四日住清华，三日住城里，入城即住馆中)，热闹了一天。

今天我一个人独住在馆里，天阴雨，我读了一天的书，晚间独酌醉了(好孩子别要着急，我并有恁么醉，酒亦不是常常多吃的)，书也不读了。找我最爱的孩子谈谈罢，谈什么呢，想不起来了。哦，想起来了。你报告希哲在那边商民爱戴的情形，令我喜欢得了不得。我常想，一个人要用其所长(人才经济主义)。希哲若在国内混沌社会里头混，便一点看不出本领，当领事真是模范领事了。我常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士大夫救济天下和农夫善治其十亩之田所成就一样)，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希哲这样勤勤恳恳做他本分的事，便是天地间堂堂地一个人，我实在喜欢他。

好孩子，你气不分弟弟妹妹们，希哲又气不分你，有趣得狠(你请你妈妈和我打弟弟们替你出气，你妈妈给思成们的信帮他们、他们都拍手欢呼胜利，我说我帮我的思顺，他们淘气实在该打)。平心而论，爱女儿那(哪)里会不爱女婿呢，但总是间接地爱，是不能为讳的。徽音我也狠爱他，我常和你妈妈说，又得一个可爱的女儿。但要我爱他和爱你一样，终久是不可能的。

我对于你们的婚姻，得意得了不得，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好孩子，你想希哲如何，老夫眼力不错罢。徽音又是我第二回的成功。我希望往后你弟弟妹妹们个个都如此。(这是父母对于儿女最后的责任)我希望普天下的婚姻都像我们家孩子一样，唉！但也太费心力了。像你这样有恁么多弟弟妹妹，老年心血都会被你们绞尽了，你们两个大的我所尽力总算成功，但也是个人缘法侥幸碰着，如何能确有把握呢？好孩子，你说我往后还是少管你们闲事好呀，还是多操心呢？

你妈妈在家寂寞得狠，常和我说放暑假时候狠高兴，孩子们都上学便闷得慌，这也是没有法的事。像我这样，一个人独处一年我也不闷，因为我做我的学问便已忙不过来。但天下人能有几个像我这种脾气呢？

王姑娘近来体气大坏（因为你那两个殇弟产后缺保养)，我狠担心，她也是我们家庭极重要的人物。她狠能伺候我，分你们许多责任，你不妨常常写些信给她，令她欢喜。

我本来答应过庄庄，明年暑假绝对不讲演，带着你们顽一个夏天，但前几天我已经答应中国公学暑期学校讲一月了(他们苦苦要我，我耳朵软答应了)。我明春要到陕西讲演一个月，你回来的时候还不知我在家不呢，酒醒了不谈了。

耶告(这两个字是王右军给他儿女信札的署名法)

十一月五日

梁启超给孩子们的四百余封信中，绝大多数都是写给长女梁思顺(娴儿)的。家书的时间跨度是自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八年，在将近十八年中，直接写给思顺的就有三百多封，余下一些或是写给“孩子们”共同的，或是写给思成、思永等兄妹的信。在梁家的九个子女中，由于老大梁思顺与老二梁思成相隔八年(中间产有一子夭亡)，所以思顺的童年几乎是以独生女的环境成长，父亲对她也是关爱有加，不仅亲自教她写字读书，还教她写诗词，并且为她写了好多诗词。梁思顺精于诗词学，十五岁就编著出版了一册《艺蘅馆词选》，此书后多次再版，是研究梁启超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

因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海外十三年，是武昌起义的意外成功，使他踏上了归国之路。书中的第一封信则写于此时，这期间梁思顺已经成年，所以梁启超什么事都愿意与她交流，几乎无所不谈，譬如自己投身于政治革命中的大小诸事，以及著述讲学、朋友往还、喝酒吃饭等，他都在信中告诉思顺。俗话说，女儿是爸爸的“小情人”，我们在梁启超的信中，可充分感受到这一点。对女儿，他总是“宝贝思顺”、“娴儿”或“我的宝贝”不离口，晚年病重时，他思念远在国外的思顺，写信道：“我平常想你还自可，每到病发时便特别想得厉害，觉得像是若顺儿在旁边，我向她撒一撒娇，苦痛便减少许多。”他不仅把思顺当作为女儿，同时也引以为最好的朋友和知己。

在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全以白话文娓娓而谈，无微不至。虽事业忙碌，著书讲学不断，但他热衷为女儿的学业、恋爱、婚姻以及工作操心。如这封信写时梁思顺已三十岁。信中的“希哲”，即思顺的丈夫外交官周希哲，他是马来西亚的华侨，梁启超的学生，经梁启超的介绍于一九一四年与梁思顺结婚。梁启超对自己“包办”子女的婚姻，素来得意。信中这句“徽音又是我第二回的成功”也是指此，“徽音”即著名的才女林徽因，也是梁启超好友林长民的女儿，后经梁启超的撮合嫁与了梁思成。至于信中的“王姑娘”，其实是梁启超的侧室王桂荃。王姑娘原是梁启超夫妇的丫环，后收纳为妾，为梁启超生养了思永、思忠等六个子女。梁启超对子女的学业和恋爱都有精心的安排，但因他一九二九年即因病去世，所以子女们的婚姻，也仅此“包办”了长女和长子两个而已。

由于从不摆谱，也无严厉的家长面孔，梁启超与孩子们的交谈总是处于一个平等关爱的层面。信中不乏与孩子们的打趣玩笑之言，喜欢给他们起绰号，如此信的最后“耶告”也是，梁启超注明此乃王羲之给女儿信的署名法，可能古时“耶”字也通“爷”吧，虽是玩笑，也有出典。我们知道，梁启超精研于碑拓考释，擅长于汉隶、魏楷等，他的书法，不论是真是行，或篆或隶，其笔画厚重，结体方峻，这和他极力推崇北魏书体有关，他的观点是“与其学唐碑，不如学六朝碑”。所以我们读他的书法，楷书从张玄墓志出，古质俊迈，雄健典雅，即使是尺牍小行书，其线条的起始转折也是方正拙朴，既见骨力也有韵致。

梁启超作为近代思想革命的关键人物，其书札墨迹近年来尤其受到珍视。前些年，北京匡时拍卖一批梁启超、梁启勋昆仲的“南长街五十四号藏梁氏重要档案”，包括信札、手稿、书籍、家具等共计近千件文物，其中梁启超信札就有二百四十余通，内容涉及民国政坛风云人物袁世凯、冯国璋、孙传芳等，结果这批信札文物拍出了六千多万元的高价。而二〇一五年匡时春拍的梁启超一通行书金刚经长卷，以三十五万元起拍，经场内外藏家多轮拉锯竞拍后，最终也以五百七十五万元高价被著名藏家刘益谦竞得，超过预期估价的十倍价位成交，可见梁启超书法，受市场追捧的热度。

●海上刀郎

砚边微言(五)

“高原”与“高峰”

中国书协主席苏士澍在上海调研时说：上海书协从1961年成立至今，在全国发挥了积极的引领作用，希望上海书协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思考协会的新使命、新职责、新任务和新要求，努力在“高原”基础上创造“高峰”。“高原”从地理概念上是指“海拔”高度在一千米以上，且面积广大。对书法而言，“高原”就是指艺术上有高度和人才上有广度，即人才量。如果以为上海有“高原”那可能也是当年“海派”书法的“辉煌期”，而当下提出创造“高峰”，理想远大，但这个理想可能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仅从“人才量”上可能还不及有的兄弟省。因此，我们在坚信未来的同时也应清醒的看到，有人在“仰视”着上海，但“俯视”的人也不能排除，看似站立在书法的“高原”上，却远离着“高峰”。

“走近”与“读懂”

在“周慧珺书法学术研讨会”上，中国书协顾问林岫在发言中说：看了周慧珺的书法展，我最强烈的感觉就是我们更能“走近”和“读懂”周慧珺。“走近”与“读懂”是一个认识过程，有时“走近”了，不一定“读懂”了；如果连“走近”都做不到，又谈何“读懂”。前时，周慧珺先生因创作“大字”作品，让不少“旁观者”议论纷纷，仔细看看，有多少人是从书法理论和艺术视角去评价的呢？又有多少人“读懂”了？不过，周先生知道自己，明白自己。她曾言：“书法在进步，也许我的观念真的落后了，但我的潜意识里是不甘落后的。不过，每个人都会有因各人的理念之差带来的局限性，我会尽力并尝试去做我所能意识到的那一部分。”书法创作就是这样无休无止，与此，也决定着它在创造之路上的争议性与实践性。

“土豪”与“文豪”

两年前，有关“土豪”与“文豪”的话题在媒体上谈论颇多。近日，又听说书法圈里也有“土豪”与“文豪”之说，有人解释，所谓“土豪”是指一些书法“发烧友”，字还没写好，就到处展览，而且展览“规格”不低，作品集印制也精美，作品装裱一律红木框、进口材料等。所谓“文豪”是指一些所谓“学者型”书家，有媒体也称他们是“文人书法”，喜欢写，就是无钱去出版、举办展览。说“土豪”其实就是有钱，怎么烧怎么去，“文豪”可能相对简陋一些。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的精神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于是，“土豪”想努力成为“文豪”，“文豪”想努力成为“富豪”，而且还出现“土豪”与“文豪”联姻，“文豪”不断为“土豪”润色，“土豪”不断为“文豪”买单，所以，走进展厅让人“看不懂”，真有点“江山江湖各半生，文豪土豪两心同”。

“专业”与“业余”

书法创作是否有“专业”与“业余”之分？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说“有”是因为从作者是否经历过系统的、专业的培训而言，或工作于书协，或在艺术社团从事着书法职业、书法教学等。说“没有”，多半是一些有水平的“业余”作者，觉得有些“专业”的并不比“业余”的高多少，甚至，不如“业余”。在观展中，也经常听到有人议论，某某是专业的，他是业余的；还有的说，他虽然是业余的，但作品很专业等等。的确，时间推移，不进则退，让有的“专业”者在创作水平上滑向了“业余”，有的“业余”在创作上成了“专业”。其实，书法本身就是业余之“产物”，“专业”与“业余”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用作品“讲话”才是硬道理。“业余”的应努力把创作做得“专业”些，“专业”的应该把创作做得更专业。

“高调”与“低调”

有人说：书法家应做好两件事，一件是做人，一件是创作，做人要低调，创作要高调。不过，近日有人对笔者说：创作也要低调。如果经常在公共场所进行表演似的书法创作，拍照录像，围观“起哄”，可能很难创作出什么好东东来。不过，“高调”与“低调”看在什么场合，有时“高调”一点也不妨，只要适度即可。有时低调一点，也并不妨碍和影响我们的创作，但“低调”不是懦弱，“低调”也是需要本事的。“高调”与“低调”都是一种素质的体现，关键是要将“高调”与“低调”调节到一个合理的心态上。马云曾言：不管高调与低调，真实最重要。因此，学会在低调中修炼自己，在高调中把握自己。

“大师”与“大猪”

西泠印社社长饶宗颐先生曾在香港接受媒体采访时有趣地说：“我不是大师，我是大猪。”据悉，此言产生的背景是因为当时季羡林、任继愈两位老人去世后，有媒体以“究竟谁将成为新一代的国学大师”为题展开调查，结果饶老排名第一，与此就产生这句名言。将“大师”与“大猪”对应起来，可以说体现了饶宗颐老人的心智，一字之差，可观境界之高下。但目睹当下艺术市场，“大师”帽子满天飞，自封的有，别人佩戴的有，还有所谓“组织”授予的有。何时才能阻止这种现象，让人警觉一点？估计只有在大家用来调侃时：你才是大师！不过，社会还是需要真正的“大师”的。

“圈内”与“圈外”

有专家说“周慧珺从艺六十周年书法作品展”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圈内圈外都赞赏和关注。所谓“圈内”可能是指书法界或者说省市以上的书协会员，“圈外”是指“圈内”以外的人。的确，能得到圈内圈外的人赞扬是不容易的，综观各种展览，有的是“圈内”火爆，“圈外”冷清；有的是“圈外”热闹，“圈内”不屑。原因是多方面的，或许本身作品的艺术水准不高；或许有水平但“人缘”不好。不过，有时圈内圈外也说不清楚，有的水平不高，但因为“自身条件”好，也能邀请到“圈内”人撑个“门面”，“人缘”不好也可以营造“人气”。其实，为了书法“圈内”与“圈外”也不要分得太清楚，“圈内”与“圈外”有时携手并进，对书法艺术的发展和传承还是有必要的。

●王德彦

海派书家摭谭(一)：吴昌硕

清末民初，沪上有“海上四大书法家”之称谓，即吴昌硕、汪洵、张祖翼、高邕。在这四个人当中，吴昌硕年龄最大，影响也最大，自然要先说说他了。吴昌硕诗书画印四绝，被尊为海上画派的领军人物。但吴昌硕无疑是一位大器晚成型的艺术家。吴昌硕比汪洵和高邕都年长，但吴昌硕早期的艺术成就和声望却远不如汪洵和高邕，如“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的首任会长是汪洵，而吴昌硕只能任副会长。再如，1872年吴昌硕第一次来沪时，是通过友人金杰结识高邕的，后来又由高邕把吴昌硕介绍给任伯年。这说明此时期吴昌硕的艺术还无法与汪洵和高邕相媲美。但吴昌硕在艺术史上的地位则是后来居上，远远地超过了汪洵和高邕。

吴昌硕(1844—1927)，初名俊，又名俊卿，字昌硕，又署仓石、苍石，多别号，常见者有仓硕、老苍、老缶、苦铁、大聋、缶道人、石尊者等。浙江省孝丰县鄣吴村(今湖州市安吉县)人。上海虽然是吴昌硕成就其艺术高峰之地，但吴昌硕在上海的经历却极为不顺，甚至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在上海，吴昌硕因无力租房而多次迁居。最初曾经居住在吴淞的一只小船上。一个风疾雨大的夜晚，小船被狂风吹走，随风漂流颠簸而下，次晨便随船流泊到嘉定南翔。因生活所迫，后来还曾一度卜居于当时十分偏僻的浦东烂泥渡的农家，当年冬天又觅屋移居吴淞。吴昌硕曾作《吟诗图》一幅，上有长跋真实地记录了他在上海的窘迫状态：“夜漏三下，妻儿俱睡熟，老屋中一灯荧然，光淡欲灭。缺口瓦瓶，养经霜残菊，憔悴如病夫。窗外落叶杂雨声萧萧，倏响倏止。可谓极天下枯寂寒瘦之景，才称酸寒尉拥鼻微吟佳句欲来时也。即景写图，不堪示长安车马客；远寄素心人，共此情况。”吴昌硕此时的生活窘迫之状正是此《吟诗图》画作之本事，真是苦涩的讽刺。可以说，吴昌硕在上海的很长时间里都是居无定处。吴昌硕先后在吴淞、嘉定、浦东、虹口、南市等多个地方居住过。难怪吴昌硕在书画中常署“去住随缘室”、“去住且随缘室”等。后来生活逐渐由所改善，直到民国二年(1913)，吴昌硕才定居于上海北山西路吉庆里923号。1927年，一代大师在此仙逝。

吴昌硕的篆书出于《石鼓文》，这是众所周知的。可贵的是，吴昌硕能够陶冶变化而自成面目。约在光绪十二年(1885)吴昌硕得到潘瘦羊所赠《石鼓文》精拓本，令他如获至宝，心追手摹，朝暮不辍。因此在清末民初的书坛吴昌硕的篆书具有广泛的影响和声誉。不过，其篆书的成就也是不断进步的。三十多岁到苏州后即开始临习《石鼓文》，由此不断习摹。四十岁前后所临写的《石鼓文》点画瘦细笔法显得软弱松弛，时有迟疑板滞之处，结字方正拘谨，虽力求匀称但左右分布和疏密安排往往失之突兀，力不从心。到六十岁左右，笔法已趋于熟练，行笔、转折果断遒劲，线条变粗加厚，节奏变化也渐趋丰富。在结体上吸收秦篆特点，字形稍稍变长，上部相对紧密，下部疏朗而垂笔向左右微微开张，从而把《石鼓文》与邓石如、吴熙载的篆书风格结合起来。七十岁后，个人风格进一步成熟和强化，用笔浑厚重朴，饱满鼓荡，起笔藏锋回护，行笔圆润充实，结体茂密紧凑，欹侧互应，避让得宜；左低右高、纵向趋势明显，寓端庄于错落之中。在用墨上则以浓墨铺毫，待墨尽笔枯时更添苍莽朴拙之趣。其篆书的发展过程基本上是有清逸向浑厚、有平稳向纵肆、由整齐向参差转变，最终形成了恣肆老辣、剽悍雄强的风格。符铸评其书云：“缶庐以石鼓得名，其结体以左右上下参差取势，可谓自出新意，前无古人，其要过人处，为用笔遒劲，气息深厚。”在清代书坛上。吴昌硕的篆书可以说是一座几乎无法逾越的高峰。吴昌硕的行草书体势与篆书相似，通常从左下方向右上方倾斜取势。笔力峭健，转折方劲果断，字体形态不拘细节，以折代转，骨力开张。吴昌硕的行草书深受明末清初张瑞图、王铎等书家纵横恣肆、飞腾跳荡的风格的影响。篆刻则融合浙皖诸家，自成一派，成为“西泠印社”的创始人。

毋庸置疑，吴昌硕的书法与其诗画印等传统文化的修养是密不可分的。吴昌硕追求的是“诗文书画有真意，贵能深造求其通”的艺术观。以苏州为中心的游学生涯，使吴昌硕积累了丰厚的传统文化艺术知识，诗文、书法水平全面提高，篆刻成就突出，绘画也渐入门径。如果说上海是吴昌硕的艺术成长的宝地，那么苏州则是吴昌硕中年游学的福地，也是其诗书画印全面奠基和融合之地。在苏州，吴昌硕结识了著名的“二吴一潘”，即吴云、吴大澂、潘祖荫，这三人均是著名的金石学家。难怪吴昌硕的书画印皆以金石气取胜。但是，我们还是不禁要问：是什么成就了吴昌硕的艺术高峰？笔者认为是他那独特的人生经历和丰富的学养，爱国的精神、平易近人的品格、远离官场的淡定。可以说，艺术家的优秀品质集吴昌硕于一身。这是吴昌硕成功的关键，当代书家无人可以与其比肩的道理也在于此。

吴昌硕出生于苦难深重时期。他出生前刚刚爆发了鸦片战争，7岁时又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为避免战乱，吴昌硕随父亲外出逃难，辗转于荒山野谷，旋又一人独自流浪，替人家做短工和杂差，历经千辛万苦。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吴大澂督军北上御敌，吴昌硕也慷慨随行，威海卫一战，我海军受创，邓世昌率领的全舰250名将士壮烈殉国，吴昌硕闻讯悲愤交集书诗抒怀：“海军未复谁雪耻？愤失海权蹈海死。精卫衔石填沧海，呜呼我国多烈士。”吴昌硕的家国情怀可鉴。吴昌硕极其平易近人，与人交往不论贵贱一律平等。有一次他在一座门楼下避雨，巧遇一卖豆浆的人，当卖豆浆的人知道他是著名的画家后他慨然答允，那位卖豆浆人得到画后十分感动。吴昌硕不慕世俗的荣华富贵，他从小就养成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成名后仍过着简朴恬淡的生活。吴昌硕是一面镜子，映照我们面当今艺术家学养的不足和品行的不高，这也许是当下缺少艺术高峰的缘由吧。